



書帶草堂文選卷二

慈谿鄭溱蘭臯甫著

男梁輯錄  
孫性校刻

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

嘗讀史至元許衡有言曰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未嘗不歎其學術之疵而窺其心術之駁旣以自誤因以誤人也夫學豈無所爲乎內之將以治其身心性情外之將以治乎天下國家治乎天下國家則必有經方致遠之務治其身心性情則必有獨修明理之務未聞疾疾焉以治生爲務而先之也是故學莫先

於辨天人需乎天者人不得而參之學莫先於審義  
利一乎義者利不得而役之假如治生之說則是先  
人而後天也先利而後義也子淵氏之克復必先去  
其簞歌陋巷而子輿氏之誠正必先免其衣敝履穿  
也尚可云爲學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  
彼其于治生常業固非絕之以明高而至於或豐或  
嗇或富或貧一以聽之於天故飽則曰無求食則曰  
不謀食其心之所治有在此而不在彼者未嘗疾疾  
焉以爲先而務之也疾疾焉以爲先而務之將一心

以治生而又一心以爲學乎何凝神之爲也使學而  
僅以研章索句爲務則生之不足者認焉未遑使學  
而將以明體適用爲務則生之不足者渙然無累衡  
慮生之有妨於學而不慮治生之深有妨於爲學也  
亦貿貿甚矣且其言曰商賈逐末苟姑濟一時無不  
可爲將史遷所稱販脂辱處賣漿小業與酒削薄技  
一切賤丈夫之行士君子皆可屈志以爲之乎夫學  
稼學圃孔子尚鄙爲小人而况其他乎吾故知其心  
術駁而學術疵也心術駁則所好者惟殖利學術疵

則所營者惟厚祿曰吾將以治吾生也而權宜苟且之術于是有無所不至者衡中國之儒而仕於胡元吾不知其所學何等也夫孔子之學莫大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會戎則書盟戎則書狄伐則書狄來則書變夷者斥之純夷者外之所爲樹厥防者如此其謹嚴而衡也以峩冠博帶之士俯首而拜舞於辮髮左衽之廷聽其言則曰吾學爲周程張朱也攷其人則王維鄭虔長樂老子者流也此真所謂學者之鬼也將謂生其地不得不仕其朝乎夫衡固河內人也其受薦於希憲年已四十七矣前此生長何人之域而誦讀何人之書乎學宋儒則不宜於元生金土則亦不宜於元而回面污行其何辭焉將謂隨世就功行道之權則自衡入朝來未聞用夏變夷也能復先王之禮樂衣冠乎能化蒙古之貪淫殘暴乎能使儒戶娼戶之無混列乎能使番官漢官之無分用乎能保宋陵之不暴露乎能禁西僧之爲帝師乎數者一之未能未可云大貞凶小貞吉也尸餐荒飽醜焉事夷吾以爲皆先務治生之一說誤之耳治生則

必貪生貪生則必偷生生而與姚樞竇默爲儔死而以請謚立碑爲恥其亦自誤之甚矣一人倡其說衆人從而和之以自誤則必誤人以誤一時則必誤萬世今夫末流之士有枉法而受賂者有持祿而養交者有浚民而奉己者有改節而事仇者有奴顏婢膝而奔鶩於權奸宦豎之門者莫不曰吾不得已也吾以治吾生也向者大儒魯齋固已務之而先之矣然則衡所云作官嗜利亦窘於生理之所致者急於治生而早有以致之率天下而誤爲學者其必由此言夫世人不察猥以其言語氣象有似儒者而欲登諸俎豆之列吾恐堂堂孔門未必收此治生之輩也嘗聞之孔明曰才由學也學由靜也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草廬一出所以得其正也衡上之不能如陶元亮之守貞次之不能如王景略之全晉而汨汨終身豈非其志不澹其心不靜而疾疾焉治生之務有以中其隱乎吾故知其心術駁而學術疵也嗟嗟治術不明而世乃有以魏丕晉炎併元而列帝王之正統者學術不明而世乃有以楊雄吳澄

併衡而從孔孟之廟祀者異端之害率獸而食人可不辨哉

教化朝廷之先務

王者之治天下也將以建太平之業致淳隆之休使其時治理翔洽詐僞不生則必謹審其體統之所先而加務焉何則人主以一身立於鬼鬼之上區域殷遐才智不能研其推變情迹萬肇法度不能定其滋章惟朝廷爲之楨榦然後有以操其原本也是故朝廷之務錯綜繁雜苟不得其先者而事之則紛紛殺亂而天下不可一兵農之所職卑智而竭慮財用之所等率意而遠思刑獄簿書之所會操繩墨而切事

情而風俗或未厚美祥或未臻者無他其教化未洽也故王者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必謹審其所先而加務焉尚法之言曰處套決之勢者不可束以隄防持拊勒之權者不可閑以節奏今之世而既不能純法八世矣自宜參用霸術以糾之于是乎峻其文網深其督責武健嚴酷而言道德者溺其職矣當時之民工避罪而作姦圖苟免而鮮恥惡觀所謂立教興行流化平衡如帝王之道之所務乎帝王之道莫大于禮樂而虞書所命使夷典禮使夔典樂則官分爲二周官所掌宗伯司禮樂正司樂則職統於一若是乎教化合而制度殊者何分爲二者所以詳其事詳其事則有以見教化之隆統于一者所以尊其權尊其權則有以明教化之重古之人君惟審於其務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儀禮教等則民不越蓋如此乎教之之有方也觀乎明堂而民化于孝觀乎朝覲而民化于忠觀乎耕籍而民化于勤觀乎澣濯而民化于儉蓋如此乎化之之有義也而猶恐

其散遷解慢無以整齊而昭示也設爲太學以均之  
頒爲鄉學以習之春夏秋冬審其術憲乞絃誦多其  
方移郊移遂以俟其悟選士造士以誘其成其自天  
子之元子以至卿大夫之適子莫不入學而齒讓焉  
其自東學之貴仁以至北學之尊爵莫不親御而匡  
罰焉用以廣厲學宮表率風美民乃有起畎畝之中  
而稱俊髦有入庠序之間而多肅雍者矣而猶恐其  
頑悍昏梗無以建極而倡始也本春秋一元之意而  
反諸朝廷以爲之斗標夫人傷其氣則寒暑易侵木  
傷其心則風雨易折朝廷傷其道則變亂易起易之  
爲卦坤巽相比而成觀蓋九五居陽剛之位而順以  
存其體仁以布其用此先王所爲觀生設教而四方  
有中正之化也周詩所載十五國風邠岐之治裕以  
醇唐魏之治隘以促鄭衛之治淫以侈周秦之治忠  
以壯曹檜之治悲以哀皆其由近及遠反自貴始者  
形墳曰地日景隨聖人以德教化民言君建于上則  
民觀于下猶之日與景然方圓曲直無往而不隨爾  
故必朝廷之上修身慎倫清心寡欲實有謹審其所



先務者而後教化之極端焉三代以上政必出于教  
故其民同良三代以下治不本於化故其民同殘則  
知務與不知務之異也漢之武帝博徵名儒宏興學  
較而史稱其得人之盛迨乎明帝幸辟雍行袒割登  
靈臺觀雲物而卒於匈奴向化權奸懾心教化之明  
驗於此可見矣况於帝王禮樂之盛乎故其俗之成  
則獄訟可息其材之多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  
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  
亂上之光明俊偉可以爲聖賢下之敦樸清謹不失  
爲寡過蓋教化旣行則士人有廉恥廉恥旣張則天  
下有風俗豫章羅氏以教化爲朝廷之先務洵哉是  
言也夫經之言治者莫不本此以爲訓讀思樂之詠  
而知教化之可以兼兵讀思文之詠而知教化之可  
以兼農誦咎繇之篇而知教化之有合於刑誦禹貢  
之篇而知教化之有合於財執一務而百善生彼孽  
公子之說釋道而任法貴名而賤實思以其亟疾苛  
察者理天下豈足用哉雖然人君一身意行乎萬里  
威制乎四方而遠近或不同風則在乎得賢而共之

周禮比閭族黨之師皆擇其譽髦者俾之朝夕訓導故其民敦龐淳固和同以聽焉然則用賢者又教化之先務也

#### 四教四禮

士生三代之後而能以先王之禮教自淑君子知其家學淵源必有所自來矣何以明其然也先王之所以御家者其教有四一曰勤以防佚也一曰儉以戒匱也一曰恭以範身也一曰恕以推懷也先王之所以正家者其禮有四一曰冠以崇元也一曰婚以慎合也一曰喪以敦性也一曰祭以答幽也顧三代以前王術修明自君卿以迄士庶各以是齊其家而國用治而天下用平迨夫仲尼沒大義乖申韓於暴秦

老莊於漢晉浮屠於齊梁而頽風日扇雅道以淪清  
譚任達之說勝則勤教不明帝服后飾之俗侈則儉  
教不明散髮箕踞之風盛則恭教不明刻情奸理之  
行多則恕教不明冠禮廢而世乃有以墮馬爲妝者  
婚禮廢而世乃有以玉鏡自媒者喪禮廢而世乃有  
激繁會於暮服之辰者祭禮廢而世乃有用麩犧於  
宗廟之中者當此之時而能則古從先如有唐王叔  
恬之御家以四教正家以四禮此其淵源豈無所自  
哉吾聞開皇之末河汾之側有文中子焉繼孔孟而  
述六經其講磨夫禮教者素矣叔恬爲其弟嘗從容  
而受元經之訓究洪範之傳其佩服乎禮教者無不  
當矣昔者仇璋進問曰夫子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  
師之職也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薦是菘則有豐年  
以此而防其逸則勤可知矣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  
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  
有青碧以此而戒其置則儉可知矣子曰火炎上而  
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以此而範其身則恭可知矣買瓊問君子之道子曰

必先恕乎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  
其兄之心爲心以此而推其懷則恕可知矣楊素謂  
子曰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  
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  
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捨曰不便  
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其崇元乎冠有如此者子  
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又曰婚  
姻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其慎合乎婚  
有如此者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薛方  
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  
廣也不居良田其敦性於喪有如此者陳叔達問祭  
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  
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其答幽於祭有如此  
者叔恬之嫻斯義也久用能使閭門若朝廷焉故曰  
淵源有自也以之齊家可以之治國平天下無不可  
也夫文中之道非盡不行於天下也三代養民之制  
莫善於井田而唐因之以口分世業租庸調之法庶  
幾乎什一焉三代治賦之制莫善於伍兩卒旅而唐

師其意以爲府兵居重御輕而有事則出無事則耕  
庶幾乎寓兵於農焉此固兩漢七制之所未能幾者  
不可謂非房魏諸公所聞之於其師行之於其朝者  
也向使推其禮教而盡行之貞觀之治何遽遜三代  
哉惜也叔恬以之治其家者而房魏諸公不能以之  
治天下無惑乎禮樂未遑仲淹獨以之推董常也要  
其家學淵源豈可誣哉雖然文中子之弟尚有東臯  
子焉糠粃禮義錙銖功名自謂縱恣散誕不閑拜揖  
而兄弟亦以俗外相期將所謂淵源乎禮教者安在  
耶吾謂績之爲人狂而有激者也姚薛不該於網羅  
房魏不盡其股肱痛文中之道不行而隱放於家以  
混乎醉鄉凝之爲人狷而有守者也曙君集之奸觸  
長孫之忌亦痛文中之道不行而退治其家以傳夫  
中說雖所行不同要皆不失爲河汾之賢弟也噫文  
中子而不死教化其將復興而禮樂其將復作乎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

蓋聞才者寓理之具而藝者顯道之資也道備而器形理明而識足則器識者殆才藝之淵泉乎其器重而識沈者其文必莊以醇其器雋而識穎者其文必英以麗其器浮而識躁者其文必瑣以卑執是以相天下士循其流測其源採其枝卜其本雖所蘊不同未有離器識而見才藝者也裴行儉之論曰士先器識而後才藝可云知所重輕至謂王楊四子雖有文華難享爵祿則是予之以才藝而奪之以器識非惟

不知才藝抑亦不知器識矣夫文章一道上自唐虞  
三代下迄秦漢六朝其人之器識與時隆汙其人之  
才藝亦與時升降浩哉不可悉殫已卽以唐而論唐  
興三百年文體無慮三變而昌黎爲上燕許次之王  
楊盧駱又次之要之不離乎器識者近是昌黎咀嚙  
道真排逐異學而柳宗元皇甫湜等和之故其文汪  
洋大肆卒無牴牾於聖人燕許二公立朝頗有風采  
故其文崇雅黜浮氣益雄渾若四子生於唐初習沿  
江左餘風故其文絺章繪句揣合低昂倘猶月露風  
雲之才之藝乎抑其器未通於道識未臻於理也而  
行儉乃以器識不足才藝有餘岐途而隲之是不知  
四子之才藝併不知四子之器識也吾謂人之器識  
不同而大約有三等質量冲和德業悠裕足以鎮俗  
而靜囂者此器識之全也天姿雋逸機略穎邁足以  
起頽而振鄙者此器識之偏也外示沉重內實躁浮  
徒以同流而諧好者此器識之僞也四子雖非全德  
要豈非雋逸而穎邁者乎彼其懷挾異才當女后之  
世而抑鬱不得志則形諸感憤發爲激驟者固應有

之吾嘗讀王勃益廟之碑楊炯從軍之什照鄰秋霖  
之賦賓王帝京之篇蓋惟其器雋而識穎故其才英  
而藝麗而顧目之爲浮躁又目之爲淺露不亦誣乎  
夫行儉固史所稱有器有識者也臨下以恕而勇於  
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雖文采未見才名炳如矣然  
方其居職少宰所特獎進者莫過蘇味道一人而模  
稜兩端實不副名此其器識爲何等哉行儉舍雋穎  
之四子而取模稜之味道可云不獲其全反旌其僞  
者也捧土揭木而寘之巖廊之上夫何益之有行儉  
負知人之鑒秉銓物之權若四子者裁其所偏用各  
有長而直以先器識後才藝一言淹而抑之說者徒  
見炯之羈位盈川賓王之竄身靈隱王盧二子之不  
得令終遂謂儉言若左券而不知四子之沉淪於布  
衣泯沒於下僚齋志終身不克伸其才藝者皆行儉  
致之也夫許敬宗之奸邪而壽考獲謚五王之誅武  
興唐而竟死於難此豈可以器識定者耶彼於四子  
之貴賤壽夭亦偶合耳而卒以術數之論陷四子於  
浮躁淺露之中而莫之用其亦無辭於竊位之譏矣



且四子固未可以一槩論也吾嘗謂唐文最盛而其  
足以扶世教翼人心者不過二篇其一則昌黎之諫  
迎佛骨也其一則賓王之檄討武氏也當則天篡唐  
時羣臣莫不讐息歸命而賓王以一主簿從敬業而  
聲討之迄今誦厥檄辭慷慨悲壯凜凜有生氣曾器  
識頹陋者所能爲哉使行儉引而登之於朝吾知五  
龍夾日將復增其一矣况行儉非不知賓王者也向  
嘗徵爲書記而諄諄養親固辭不就則移孝作忠器  
識可知而直以文華掩之甚哉先器識後才藝一語  
其不爲蔽賢者所託而致雋穎之淹抑者鮮矣嗟嗟  
賈長沙王佐之才也不見合於朝則曰是少年新進  
者耳駱義烏忠義之才也不見合於時則曰是浮躁  
淺薄者耳善哉乎天后之言曰有才如此而流落不  
偶宰相之過也吾以爲四子之不見用皆行儉之過  
也嗟嗟行儉豈知四子之器識者哉又豈知四子之  
才藝者哉

賞罰

夫人主操賞罰之權以控馭天下非有寬深不測之法可觥輕觥重令宇內感恩而畏威也要在因時通變開誠布公有以克當乎賞罰之意而已矣蓋御世之道莫大乎舉仁義而兼施之仁氣見榮而爲寬和寬和者慶賞之用義氣發萌而爲嚴厲嚴厲者刑威之端其道之不可偏廢也猶之造化然春以博愛而容衆夏以盛養而樂生秋以立嚴而成功冬以栗烈而閉藏陰陽相救剛柔相濟而中正無私之意乃克

昭于天下苟其左溫而右涼或尚慘而廢舒則以之  
生成萬物必有偏而不舉者惡乎可哉董子有言曰  
德出于和威生于平明乎賞罰之途非可簡輕簡重  
惟在審其法而通之以意也昔者有虞氏不賞不罰  
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豈有所並遺獨任  
于其間哉舜之有天下也治惟繼堯四凶已用其誅  
殛岳牧第任其容讓故端拱無爲而刑賞不見其迹  
大禹承之人民太和獄罪不生自可以先祿而後威  
然防風一後至而僂之不爲少沮則罰未嘗偏廢也

若夫成湯當大亂之餘姦僞滋起上下相遁德惠無  
以懲惡自宜先尊而後親故其詩簡潔而明肅其書  
駿發而嚴厲然詩稱之曰敷政優優書稱之曰用人  
以寬則賞亦未嘗偏廢也繇是以觀帝王之于賞罰  
以公行之以時出之而輕重無容心焉蘇子曰乘強  
者利用惠乘弱者利用威漢之初興承秦酷虐文帝  
息之以仁恩而天下治唐之中世國世衰微武宗振  
之以擊斷而天下亦治其法雖殊其意則一也故得  
其意則愛一微賞必待有功而天下不以爲刻失其

意則大小軍將盡加獎賞而天下不以爲恩得其意則孔明治蜀未嘗行赦而人不以爲濫失其意則衛鞅入秦首勸重刑而人不以爲懲此無他賞罰輕重之間當則歸中不當則流偏也我太祖控馭豪傑掃平禍亂其賞罰咸宜與天無極循其成法而致行之豈不足以獎進善類懲創僻惡而邇年以來秩次乖方律令巧遁賞之不必厲其功罰之不必思其罪與皇上精飭紀綱之念有大相謬戾者夫寧法之未備歟加以寵榮而不審其實則賞適以開僥倖之門麗以斧鑕而不核其真則罰適以滋苟免之釁蓋意不勝法則通變之而愈多其弊故處今日而籌馭世之方賞不可簡重也賞重則飾迹僞譽之事繁罰亦不可簡重也罰重則畏法避事之人衆書有之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言所以廣求才俊而課之以功者精其考核以杜巧僞率格與破格無殊也酬之以庸者實其詮選以杜虛曠循資與越資無異也天下乃有相勸以賞者矣易之言刑者有五而貴有所不敢折旅有所不敢留豐以用法而得情噬

嗑以照理而立法中孚以和悅而感人如是則明有所止而不至于苛威有所止而不至於褻天下乃有相懲以罰者矣爲今計者得此意而操焉其行之也以公其出之也以時不虧恩于德令之內不加罰於典法之外而與人爲春則革慘作和與人爲夏則變絺成繻與人爲秋則萬物慄慄與人爲冬則萬物感感勸者致其感懲者致其理斯仁義克當有法天立道之頌矣

### 道統

愚聞徇流之學不足以正人務末之材不足以垂教此治統道統之岐至今而不合也夫儒之爲言需也天需之以開成地需之以繁植人需之以育生而區區爨枯象數侈言博洽曾不能扶進政教使天下共躋于有治無亂有乖無和之域雖鴻詞爾雅古訓明陳豈所稱有用之文章乎文章之有用者其根深而枝茂其實大而英榮故予以崇濟位育之功宜贊造化之理有廣驚而不外者竊嘗誦法孔子而得之矣

夫天下之政莫大于罔圉空虛民生輯洽而其原起于尊卑貴賤之各安其分天下之教莫大于秩敘昭明悖亂不生而其本在于愛親敬長之各順其心孔子深知其故而爲之作春秋以維之春秋者仁義之大宗也爲人子而不通于春秋之意則爲天下之無父爲人臣而不通于春秋之意則爲天下之無首惡必誅遂事必誅黨亂必誅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姪人懼焉又爲之作孝經以導之孝之爲言就也立身成名非孝不就孝之爲言畜也親民愛物非孝不畜孝之爲言度也制禮作樂非孝無度孝之爲言究也移風易俗非孝莫究天子行之可加百姓儒者行之可準四海執一術而百善生者此是歟故夫二經者天下之所爲至文也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昔者子夏視之而演圖出曾子受之而黃玉降其道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而况於政教之在人者乎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明示夫盡本之理資父可以事君移孝可以作忠犯亂自此不作太和自此漸臻誠儒者性

命之宗文章之實而可需之以爲政與教者也程子以太和元氣歸之仲尼中庸以天覆地載方之仲尼吾于此徵其原矣又于此推其流矣自周以前政教出于一故王者之謨訓誓誥卽垂爲道統自周以後政教出于二故儒者之筆削論著皆藏乎治統而王術旣泯異端並興老莊之學放壞禮義申韓之法蔑棄人倫繇漢以後有其文而又有其本可以爲天下用者惟仲舒康成文中退之四人而已爰至宋代諸儒出而道學盛著綱目則正名定分之治明著小學

則至德要道之治明著皇極則尊功錄過之治明著西銘則理一分殊之治明其文章正大本乎二經儒者之用可治天下而卒以不行此則在上者之過也今聖天子表章孝經講磨春秋所以布天下之政教者將合治統道統而一之而民多盜亂美化未臻者豈非二三臣下所以奉宣明訓開廸良心者未嘗設誠以致行歟夫儒者將以什乖爲和弭亂爲治則春秋孝經之道誠不可不務明也春秋之與孝經其用相爲表裏故春秋之所予者孝經著之春秋之所奪

者孝經略之事君不忠非孝也而春秋嚴專擅之戒  
蒞官不敬非孝也而春秋惡尸素之臣朋友無信非  
孝也而春秋重寒盟之罪戰陳無勇非孝也而春秋  
獎用矛之功當塗者苟能明其道而躬履焉其本可  
立其文可行溥之而塞天地置之而橫人物以之爲  
上必能宣化以之爲下必能建型卽措天下于唐虞  
之隆奚不可者語云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  
又曰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今之君子而欲天地  
人物彌綸一貫自非身體先聖之猷表率忠孝之軌  
誠不可與也而區區文章帖嗶何用於天下哉



納諫

治道莫大于用人用人莫大於聽言所以通衆情而去壅蔽也古之人君訪以總章問以衢室縣鐘磬鞀鐸之招咨矇瞽芻蕘之論蓋無人而不可言則無言而不可聽焉自漢以後始設爲極言敢諫之科于是遠而諫者謂之諂君卑而諫者謂之越職言路始隘矣然而重其選則有以開風采之途專其任則有以厲忠直之氣臣之於此卽開心平意犯顏靖獻無不可者而虛衷之主乃至設爲賞罰以相勸懲若鯁鯁

乎慮其不言者豈無故而爲此歟蓋人主居黃屋之尊恃天受之質往往不樂聞謇諤之風而易于入巧佞之說人臣非素守誠正立志強固者則鮮不望風承旨以徇一時之好尚此固其下之過抑亦上之責也昔者周至中葉家父伯陽以辟言見忤皇父番聚以諛心自納而雨無正之詩作當時誓御反覆于用訊之少而咨嗟於休躬之流豈不誠審其所由來哉是故上之聽言有從有違下之進言有難有易而諫術始分焉夫人有五德發爲五諫諷諫者智也智戒于未萌順諫者仁也仁出以不逆窺諫者禮也禮視其顏色指諫者信也信事而相質伯諫者義也義在則忘生此數者係乎人之情性而孔子所稱則不然其度主以行之者或則用譎或則用慝或則用降或則用直或則用諷譬猶金之正木因其資而切之也而獨曰吾從其諷諫矣乎蘇洵所著諫論理而論之勢而禁之利而誘之激而怒之要以諷爲術焉似乎諷雖居末而有大于直者人臣莫不願忠于上而恒苦上之難達人君莫不求忠于下而恒苦下之多

默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陸敬輿所言九弊未去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上好勝而恥過則下之諂譽者順旨上厲威而吝復則下之畏陬者避辜上騁辨而銜明則下之顧望者自便上下疑惑而欲其啣鯁骨批逆鱗深言直指不避強禦也其可得乎此用直所以不如用諷而聽言則答譖言則退有識者爲之深歎也雖然近古以來號能納諫者莫若漢之文帝與唐之太宗如嗇夫之論昭陵之說近於諷而二君皆有所不違若是乎諷直之無不可者此無他得

明君而事之故所進而受所言而行也其以視從容隱譬而不悟危言切論而不從君或至于遂非臣或至於蹈禍者遇不遇又何如哉我皇上聰明首出而各對時勤如所謂火動于上澤流于下巧言以順意而易悅忠言以逆耳而觸怒者萬萬無此而下卒未殫忠盡之思上亦未收諍辨之益意者高明數勝臣尚有所疑而不敢進乎夫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泄漏彰我之能從苟一旦霽威以接降情以求有面折

廷諍者必爲之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之手  
勅褒揚拙辭而拂欲者不必吝利重而遜志者不必  
然其或有志而無補于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  
其妄作錄其善心以禮優容之如先臣丁璣等之得  
行其志而煬竈叢神者無所問焉則都俞吁咈之風  
不可復乎又何事屑屑焉取五諫而權衡之也噫此  
非草莽士所敢深言矣

### 謚法

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迹也謚之爲言示也象日  
已入而餘光示人也古者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所以  
通刑賞之窮而開勸懲之路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其是非不可混淆而榮辱不可倒置蓋國  
家所恃以崇表教化磨礪風俗者端在是矣書傳所  
載謚法十有五家而其原實始于周公周公之治天  
下也權之所在則以禮明一時之公而天下以刑以  
賞名之所在則以謚昭萬世之公而天下以勸以懲

其立法至慎裁物至誠蓋與春秋之華斧相表裏焉  
以今考其所尚有文德者其謚六自經天緯地以至  
錫民爵位之類是也有武德者其謚五自剛疆直理  
以至刑民克服之類是也大慮行節曰孝清白守節  
曰貞明乎節之可重也有功安民曰烈照功寧民曰  
商明乎功之足錄也茲四者之謚古今所最尚其或  
是或非有不得徇而襲焉者夏竦之爲文賈克之爲  
武何會之爲孝則法有以奪之矣有不得掩而抑焉  
者揚綰之爲貞考亭之爲文永叔之爲忠則法有以  
予之矣一予一奪之間而美惡以傳其激勸至意不  
甚深乎我昭代謚法文武自三品以上非賢弗與自  
三品以下非大賢弗予蓋周以美惡分勸懲而此以  
有無示美惡法較倍嚴矣然國初禍亂方平武臣多  
賜謚而文臣之受澤者希故以劉宋爲開國之名儒  
而馨名未著人情多所忌諱未必能割情以爭法故  
以方周爲靖難之忠臣而榮號未加至於後世大典  
視爲虛文公議置爲漫務而謚法益有未盡焉正德  
天啓間忤璫慘死如楊魏諸臣其文足以耀光明之

氣其武足以昭剛直之容其節足以表貞固之操其  
功足以衛社稷之本芳烈彰彰天下欽之朝廷明見  
其宜謚而褒敷之舉遷延日緩將何以闡先哲勵後  
人乎今天下固重文也而俊偉懿鑠者誰任之天下  
固重武也而強理勁直者誰任之天下固重節與功  
也而志砥風霜才定傾危者誰任之尊乃易名以勸  
善懲惡豈謂區區予謚而遂可緩乎程子曰刑罰雖  
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惟美惡之謚  
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古之爲政者往往執其大  
權以垂世教淑人心今者太常之職其予謚者稽核  
不必真大臣之亂其請謚者陳乞多所濫而獨使正  
學孤忠不蒙一字之褒則是併勸懲之權而俱失之  
也昔者黔婁之康展禽之惠謚之其妻朱穆之文忠  
王通之文中謚之門弟元德秀之文行孟東野之貞  
矧謚之友人蓋羣情所推遠勝碑版公之至也若執  
事所稱諸先臣其遺行逸跡在人景仰固有處天下  
之至公者誠尋其芳軌定其評騰顯登而徽表之使  
天下在位者知夫行出于已而名生于人也德立于

獨而道尊于衆也端方清介于一時而榮華馨香于奕世也于以攜持世道鼓動人心豈不大有裨助乎雖然此爲臣下言之也周公謚法告于南郊以號其君豈曰以下議上哉合天下之公而奉君以天道所爲訓以立身之本也能立身則有堯舜之稱不能立身則有幽厲之號蓋謚之係于治平者又有如此周書曰靜民則法謂之皇德象天地謂之帝仁義所在謂之王人君至尊尚有以懲勸之而其所以待天下之爲人臣者益宜詳矣曲臺考功之司可不慎哉

### 錢法

今天下邊方多警兵食兩棘自非有不涸之源取不窮而用不竭何以補塞罅漏支吾眉睫乎則惟是疏通錢法一策可救燃眉考之列星圖曰天錢十星在北落西山海經曰海內銅山四百六十七言貴敬天時而順地財也故金刀之制昉于軒轅而錢幣之行通于唐虞夏鑄歷山以救洪水湯鑄莊山以甦旱菑當其時民醇俗簡鼓鑄之局或可以不廣至周太公定爲九府圜法曰九府曰圜法則當時廣置監局酌

定規式所謂鑄錢行錢者宜無不悉而管仲因以鑄山立幣守其三權以致萊莒之柴楚代之鹿孤衡山之器械而多方誤之蓋錢所由來尚矣夫錢之爲言泉也水泉有一處不流則壅矣且錢者布也有一處不布則其利窒矣故自京畿至各省郡縣以及山陬海澨邊疆遼絕之處必無一不行而後其利斯普其澤斯長夫欲使其利通行天下而僅僅京師留都寶源之局則錢之鑄也有數故必廣置監局而後可旣欲使其利通行天下而非有當五當十之制則錢幣至重而輸將不便故西漢有四銖五銖後漢昭烈有直百錢本朝洪武初亦鑄當十大錢錢不必其甚大而名器所在一可以當五可以當十或以當百所在有交子務子母相權以少易多則商賈可以行遠此行錢之法也漢鄧通鑄于嚴道吳王鑄于豫章唐鑄于陝西衢信幽洛并益其時鑪七十餘冶九十六宋增二十六監其時鑪五千餘冶百有三十六此隨山開銅增局鑄錢之法也錢之規制厚薄大小輕重不盡一則易以開盜鑄之竇且銅或淆雜則錢無真色



而膺錢得以攬入故須酌爲一定之式使內外遠近較若畫一又仿唐開元錢以不點真銅六觔四兩鑄錢千文則錢有真色而膺不得參錢之鑄也旣合內外遠近而爲一式則錢之行也亦當合內外遠近而爲一價萬曆初銀一分錢三文留都銀一分錢八文今京師銀一分錢六文留都銀一分錢十文夫物價有低昂而銀錢乃亦有長落乎故當勅定錢價合內外遠近而較若畫一然後子母相權當五當十之法隨地而可行此非責成于綱紀重臣提衡監督則利

之所興弊之所伏彼夫買銅費本鑄銅經費乾沒何竇冒濫何人與夫盜鑄侵匿等項必爲之悉心經理而又開收銅之令嚴私掘之禁行單穆公隨時輕重之法孔覲不愛銅不惜工之論則錢之出也無窮錢之行也無壅矣民以輸納官以徵散除自解司解京正額糧賦而外其他如官府俸祿儒學廩餼兵卒月糧民快工食或銀錢對給或純用子母則錢之疏布有通無滯此所謂不涸之源取不窮而用不竭者也夫宋韶州永通一監歲解錢課八十萬緡以一監權

各監以一方準他方則驟而可以富國富民者莫便  
于此所慮者錢之鑄也日積一日則新錢既多舊錢  
將有積而不行者或限定年數示以止期此亦一策  
也夫錢策自古帝王以及漢唐宋未有能外者先臣  
丘文莊公于大學衍義補亦既詳哉言之矣爲食足  
兵強靖難安邊計者實利圖之可也

